

文化传承者的浦丽琳而言，文物的损毁带来的打击，远比财产损失沉重得多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我相信，经历大火后，只要给予丽琳大姐一定的时间疗伤，她定会如凤凰般，从废墟中振翅而起，涅槃重生。

关心浦家的朋友们，每天都关注着丽琳的消息，一旦有平安的讯息，共同分享。愿这些来自各方的问候与关怀，如同冬日暖阳，温暖浦丽琳的心。翻开丽琳的

诗集，几句诗吸引了我的目光，如今读来，更具非凡意义：“我是蒲公英白球里的伞，吐一片绿，一片金黄，再会结一团白球，白球里又有小伞无数，飞去告诉全世界，在任何泥土，我都能生长，然后飞扬。”我深信，浦丽琳就是那坚韧的蒲公英，待噩梦醒来，又见朝阳。

（转自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25年2月7日，有删节）

踵武——重走西南联大路小记

○张 博（2010级建筑）

2024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，首届“清华、南开、北大校友重走西南联大路”主题活动举行。清华、南开、北大三所大学的110余位校友组成的“湘黔滇毅行团”沿着当年由三校师生组成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西迁路线，完成了1800公里的行程，在重走中追寻西南联大精神，以此向86年前的“文化长征”致敬。

火种

山河破碎处，群星璀璨时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有这样一场逃亡，组成逃亡队伍的，几乎是当时这个国家最智慧的一群人。但这群人不把它看成逃亡，正如汪曾祺先生在《跑警报》中所说，“‘躲’，太消极；‘逃’又太狼狈。唯有这个‘跑’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，最有风度，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。”

在这样的精神中，1938年，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师生组成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从长沙起，至昆明终，取道贵州，东西横跨3500里，历时68天。把一场逃和

躲，变成了一场毁灭和拯救的争夺。

保留这份火种。

八十六年，火种不灭，相传至今。

2024年10月28日，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素未谋面志同道合的人，在长沙住下来，在当晚的宵夜中，吃着米粉，喝着长沙的酒，兴奋着明天的征程。

开拔，重走西南联大路。

重走这条线

我们都是来自三校的校友，就这样神奇地空降至此。在一周的大巴车里，我体验了几乎是此生最具沉浸感的一次旅程。三台紧凑的大巴车，像三所移动的观众席，沿途的天地山河便是舞台，1938年的湘黔滇旅行团的历史，正在上演。我们给这条由前辈脚印丈量出的线，设计了若干节点，期待在这些点上和历史有更多的相遇。行程大致如下：

岳麓书院—湖南圣经学校—三台塔—龙兴讲寺—芷江—龙溪镇—玉屏—镇远—飞云崖和清华中学—安顺文庙—晴隆—盘

□ 荷花池

县双凤镇—富源胜境关—拓东第一小学—西南联大旧址。

一串鲜未听说的地方，竟开始了神往。闻一多先生说，是时候去认识真正的中国了。什么是真正的中国？是浩若烟海的史实叙事，是纵横捭阖的治乱成败，也是具体而微的一叹、一笑、一声喊，一天又一天。出生、逝去，历史太快，又仿佛静止。还是这条线，他们刚刚走过，我们又来了。

从长沙开始，到昆明结束，且让我用一点文字和图片去试图记住一些东西。

长沙圣经学校和岳麓书院

长沙，别来无恙。

多年后又至长沙，正赶上了阴雨迷茫的一天，潮湿的空气中飘漫的都是故事，等待我们的探索和考证。一路走来所见，是新生却古老的，繁茂而沉淀的，鲜活又深刻的。虽只匆匆一天，行程却充实精彩，盖因两个重要的地方：长沙圣经学校和岳麓书院。

抗战初期的1937年，圣经学校曾作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办学所在地，也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。岳麓书院是千年学府自不必说，其后山还有梅贻琦校长当年秘密购置的学校用地，我们一路寻访至当年的界碑，又见“清华”二字碑文。一路参访，一路深思，何等的好山好水，阔堂深院，化育了千年的文明，却挡不住一时之暴虐。国难当头，路在脚下，说走就走，定要回来！此两处有开启之重要意味，长征从此地开始。

如山 如海 如云

在出发前夜的动员会上，清华校史馆的金富军老师为我们作了精彩的讲座。讲到“清华智慧如云，北大宽容如海，南开坚定如山”，是很生动的比喻，被赋予了天地间的精神，让人备感豪迈。

第一天行程顿于三台塔休整时，我拍下了一张照片：北大学子在远景举旗奔跑，南开几位学子在中景眺望，清华学子，也就是我，在相机后按下快门。拍完，我又想到了如山如海如云之比喻，妙，让人神往。有时会想，三个学校怎么能融合在一起？一张照片也许就说明了。

是大时代中大学问的颠沛，也是每个人生动的小故事，不是所有的筚路蓝缕都苦大仇深。沿途征程虽苦，心情却是放松甚至开心的。哪里的小吃好吃，哪里的美女如云，遇到土匪怎么办，其实往往是大家路上的话题。

青平末，秋风起，离开华北的书桌，



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参加“湘黔滇毅行团”队员在芷江受降纪念馆前合影。最后一排举清华校旗（左起第一面旗）一角者为张博校友

去水中游个野泳，完成山河中的洗礼。

天色将晚，我们来到了沅陵县沅江旁的龙兴讲寺，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书院。暖阳斜下，江水茫茫，凭栏怀古，一时遐思。

就在我们快要把那场旅程多少浪漫化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芷江。区区县城，挡住了日军数次轰炸，成为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所在，我们迎来了惨痛的胜利，这是既欢欣又沉重的回忆，把一切交给庄严神圣的晨光。沐浴，致敬。

说到致敬，且把地图暂时向后挪到贵州省晴隆县，这个叫做二十四道拐的正上方。无人机径直飞上，目光也一直穿越历史的层层暮霭。这条著名的抗战生命线，显得格外真切而伟大。无人机盘旋久久不肯离去，在夕阳余晖的金光中，致敬中国人的精神——刚毅坚卓。

湘黔滇人文宝库

此去三省沿途，风土人情是极大收获。

在龙溪，走老街串小巷，追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旅居之所；登顶玉屏县城的鼓楼，听一曲侗笛吹破，叹侗乡之妙曼富饶；漫步镇远，迷失于两山夹江中莽生的湘西水寨，船灯烟波远，器闹人丁兴；在闻一多曾暂住并临摹过的安顺文庙，打卡大师同角度，竟有歌川广重的浮世绘味道；在气蒸波撼的黄果树大瀑布下，瞻壮丽睹奇绝；走马双凤镇，沿途满目，儿女生聚，人生百岁；绝眦凤山书院之巅，对坐笑谈一千年。

我们走到哪儿拍到哪儿，但还是远远不够，只恨步履匆匆，等不够的笑容和烟火。我们还会来吗？还会。

昆明西南联大

我在清华读的书，也去过多次北大和南开，校园都美，有日日而新的大楼，也能找到百年沉思的去处。然而西南联大的校园，美的与他们又不同。大概因为昆明的气候，是夹杂着西藏高原的冰雪和南海的热风。所以联大的校园，有一种极温柔又极坚强的力量。它热情，它低回，它温润，它严峻，它是中国最令人神往的顶级智慧圣殿，它也是历经创伤，山河绝境的高原后方。

我们倾听着，代入着，想象着先辈如何在这样的校园中坚持为学，历八年而不辍，直到全部的胜利。苦难中的精神，又是融入进了每个平凡而感动的日常。在当年陈岱孙先生的课上，一时暴雨，雨点敲打校舍的铁皮顶棚，声响轰鸣，先生遂转身在黑板写下四个字：“静坐听雨”。

结语

短短一周时间，我们走过了前辈历时两个多月的路。在匆匆赶往昆明长水机场的路上，我开始回顾这次幸运而奢侈的行程。能通过报名，纯属捡漏命好，毫无准备，一头扎进了这场丰盛难忘的毅行之中。七天短暂，却交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校友好友，走马观花，却历历在目，像完成了一场深沉痛快的洗礼，一次从小我走向大我的升华。

前人的竹杖芒鞋是我们的一马平川，因为这是他们为我们开拓而来的。飞机轰鸣时，人生又要启程，我们脚下还有更多要走的路，也许荆棘苦痛，但那是属于我们的，为未来开拓的道路。

起飞。